

随笔

河边的柳

张儒学

也许是经常去河边的那个茶馆,对茶馆边那柳便有了特别的情愫。这个茶馆简陋质朴,初看就像一家农户,背街临河,可以想象这儿喝茶的人不多,所以不像其他的茶馆人多嘈杂。喜欢清静的人偏偏就钟情这里,常常邀一帮文朋诗友来此喝茶聊天,仿佛这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在这个茶馆,也因为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这棵柳树,让人有一种远离城市的喧嚣和亲近大自然的感觉,茶馆自然就成了我们心灵的栖息地。

特别是在春天,一场淅淅沥沥的清明雨过后,不经意间,桃红渐褪的河岸上,湿润的柳梢绿了。真是:“晴光暖照里,弱柳扶风,秀色正嫩,千般婀娜。”如果这时坐在这个茶馆里,泡上一杯浓浓的茶,面朝清清的河面,任微风轻拂,那将是“落花满春香,疏柳映新晴”的境界!

今年清明节前的夜晚,陶醉在郑愁予浪漫诗句里的几个文友,似醉非醉,一改以往常去的光怪陆离且灯影迷离的OK歌厅,因为我,他们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简陋朴实的茶馆品茶。这里“吹面不寒杨柳风”,在明月的映照下,不惹眼的茶馆竟显如此宁静而雅致,特别是那柳,更显得婀娜多姿,像一位婷婷的姑娘婉约动人。在这似乎远离了喧嚣的城市的边缘,在这远离了浮躁的另一个天地里,大家尽情地谈笑、聊天、朗读着久违了的诗句。

记得一位漂亮的女诗人即兴吟诵了这首名叫《寻觅精神家园》的诗:我们习惯栖息在城市中心,寻寻觅觅,静寂的去处,脚步不自觉地迈向城市边缘。

文学火花在这里迸发,艺术光芒在这里闪烁,时光像小马车,载着钟情文学的你和我……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喜欢一个人来到这里,泡上一杯茶静静地坐坐,抛开所有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尽情地感受这难得的清闲。我喜欢梳理脑海中的事和人,常常捕捉到文学艺术的火花,只有这会儿,我才能真正走出了烦人的尘世,不再为名利得失所累,悠闲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身于茶一般恬淡的人生境界中。

春天,我乐意面对清清的河面,聆听声声鸟鸣,看着那发育的柳枝,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贺知章的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夏天,我面对那一泓秀水,一池荷花,几只蜻蜓,让我在圆荷滴露的想象中,吟诵着白居易写柳的诗:“青青一树伤心色,曾见几人离恨中。为近东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秋天,伫立在菊香的淡淡中,看着眼前这些变枯的柳,我又想起李商隐的情怀:“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

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冬天,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对那如饱经沧桑老人的眼睛深陷般的河面,看见那早已变得光秃秃的柳枝,心中不禁感叹道:“柳,留不住的是光阴,恰是人的青春啊!”正如罗隐的诗所写:“一簇青烟锁玉楼,半垂帘畔半垂沟。明年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未肯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啊,年年岁岁柳何曾变化?我似乎看见一丝丝新芽正在柳枝间冒出……

有人说,这棵柳有点像当代生活中

的一位时尚美女,让来这里喝茶的人对她一见钟情;也有人,说这柳像是从古代的《诗经》或唐诗宋词中走出来的女子,仿佛要把人带入远古的遐想之中;其实,这柳它更像一位智慧高深的老者,你无论什么时候来,他都以一种同样的姿势站在那里等你,迎接你,朴实无华,和蔼可亲,永远含着真诚和谦和的笑,哪怕只有清风、明月,一杯茶,但足以让你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河边的柳,就这样被诗点缀得浓浓的,也被茶泡得淡淡的!



山水(国画)

张翔

新书架

《党校同学》

黄雯

杨少衡的小说一般都触及大众关注的社会主题,贴近当代生活,贴近现实,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评论家李敬泽曾称:“尽管杨少衡

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这次杨少衡带来的新作《党

校同学》也不例外,《党校同学》跳出了所谓官场小说的窠臼,在作品的社会价值、艺术性、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支点。《党校同学》刻画出三位出身、经历、气质、性格完全不同的“党校同学”的形象。通过他们的个性冲突,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散文诗

生的感悟(外一篇)

妖妖文

夜的光暗淡了,可你却在阴影里看玩尘世的浮游,遗风都已葬在丑恶的坟墓里,沿着年代的缝隙能够感知久远。清凉的吹拂,可以是醒彻的认知。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重。那长啸而来的风是否有些傲慢,怎也不愿吹醒迷途的盲人。你用栏杆让它停步,迎来的更给你不小的惊奇。无声的触摸甚是告诫,放去吧,如你一样的虚幻。

你的学生。看有多少世事种植在历史的厚书里。翻阅你的风,不知你是那座雕像,竟用默默两字变你做千年化石。然后云烟散尽,有你无你都不重要。不知何为悲哀。永远的风骚。没有。况你是凡人。壁野无屏障。眼前尽是黄沙飞扬。你可贪婪于自然的美丽,咫尺风光,忘却贮藏的烦恼。长久地给世界以掩饰。并在此彷徨。但,梦痕依旧……因为浮生虚幻,因为虚幻浮生。无法把握的你的现存。徒劳的心思。

昨天不在

虽然,你擎着燃烧的火把,在极低的暗夜寻着光明。长长的路让你不容选择地,历经曲折,可你不忍永远凝绝于心的荒漠。极尽寻找。那一片绿色。驱逐悲愁的风车。有时,你在静寂的林中空步,和相逢的千年石壁对话。沉默的朋友,并不陌生,只是互念的投视便能触及心灵的深处。任何风暴的侵袭都将失去往日的威慑,可你知道,这仅仅是一念之隔。不去理会。

站在不高的山丘,沉浸于时光流逝的冥想。以后的日子,如果你不在了,残躯将会葬在何方?混沌的设想。想也没用。定是——

无意义的断章。任何生命的痕迹,都会随着自然的风化淹没在历史的海洋。曾经存在过。存在过又怎么样?应该微笑着告别昨日的哀伤。荒漠的孤烟注定漂泊,当你拥有广袤的空旷,即便是风你也不相信诉着衷肠。与它一起走吧。那风,走向幽远的天际,却在世世的惆怅。仿佛昨天不在。完全一个空空荡荡的过往。绿意朦胧,真实的意境开始浮现。你挽着风的手,在天地间遨游。

郑州地理

南寨

朱永忠

南寨又叫保吉寨,是中原区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位于中原西路中段北侧,贾鲁河东岸,是郑州地区保留下来的一个最完整的村寨。

根据村中老年人介绍,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长矛反”(太平天国运动)时,由鲁山县教谕宋应午倡修,当地群众集资筑地在贾鲁河东岸修筑一土寨,三面环水,即西为贾鲁河,北、东两面为深沟并与贾鲁河相通,正南为平地,四周用土夯筑起寨墙,最高处有20多米,一般都在10米以

上。寨门朝南开,寨内楼高两层,一层为兴修水利,拆掉寨城楼,砖、木用于水利工程,两扇寨门也运到了工地上,寨内居住的群众也迁居到赵坡等村。之后三年自然灾害,群众陆续又搬迁回寨内居住,也将两扇门运回装在原寨门上。改革开放之后,群众逐步富裕起来,寨内旧貌变新颜,楼房鳞次栉比,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奔小康。1997年40户村民集资又照原样将寨门楼修好,并用青石雕刻寨门城二楼上东墙,并置有关老爷神像,以供人们敬奉。



峡谷(国画)

杨舒涵

绿林杂俎

何谓社区

夏吟

社区是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社区是由聚居在某一区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社会实体。我们常说,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但社会往往是抽象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正是在一个具体的社区中从事着各种社会活动的。社区并不是从人类出现的时候就有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1年提出来的。当时,他主要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以礼俗为特征的社区团体。在后来的社会学文献中,这个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更经常的是用这个概念来

分析人类社会空间与地域的结构,这样一来,社区就往往用来意指一定的地域或依托的小社会,即我们前边说的:聚住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体。

另外,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二者虽然都是社区,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①农村社区居民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辅之以少量的副业;城市社区居民职业门类较多,劳动分工细致。②农村社区血缘和地缘纽带是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托,社区关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城市社区的社会关系则是职业纽带起着更重要的作用。③从组织管理来看,农村社区多带有居民自治的特点;而城市社区则全部是社会生活高度组织化。④从社会分层看,农村社区比较简单,缺少社会流动性;城市社区分层结构较为复杂,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流动与空间流动性较大。⑤农村社区人口密度较小;而城市社区人口的密度较高。

小说

生命·感激

刘殿学

一连几天,媛媛都打凯丽服装城那儿走,就想看看那条花裙子,想买极了!可她不想对后妈说这事。

早上,媛媛对爸爸说:“爸,后天学校搞活动。老师说,每个人要买条裙子。”

爸没说话,后妈先开口了:“要多少钱?”

媛媛说:“大约一百多块钱吧。”

后妈吃惊道:“一百多块都够买两袋大米了,这么贵呀!”

媛媛马上觉得心里好悔,不该提这事,小声哭起来。

后妈听了,说:“哎媛媛,你也这么大人了,我说一句你就哭?一百多块给你买裙子,全家这月还吃不吃饭了?”

媛媛不想听,要是自己的亲妈妈,肯定不会说这话。她气呼呼地跑出门去,也不想去学校,刚哭过的脸,不好见同学老师,就顺着街道往前走。

从早晨走到傍晚,不知走到哪儿了?脚下越走越远?迎面还吹来凉爽的风?媛媛抬眼向前一看,山崖下竟是无限向往的母亲湖水!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上几次要去母亲湖春游,老师都没有批准。看着蓝色的湖水,媛媛有点害怕起来,回过头,又往市区走,越走越觉得饥饿难耐。

她走到一家烤饼店前,觉得烤饼的香味简直好闻极了!摸摸口袋,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媛媛泪汪汪地站在墙根,看着那个烤饼大妈从炉膛里铲出一个个喷香的大饼来。

那个烤饼大妈对媛媛看看,问:“小姑娘,你饿了吗?”说着,铲出两个又脆又香的大饼,说:“吃吧孩子。”

媛媛接过饼,没吃,先是哭了。说:“谢谢您大妈!可是……我,我没钱。”

“没钱没关系,你吃。”那烤饼大妈很大方,又去拿个碗给媛媛倒了一碗水,叫媛媛放心吃。

媛媛一会儿就吃完两个大饼。那烤饼大妈问她怎么饿成这样,媛媛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她,并一再感谢烤饼大妈,说等她读了大学,一定要报答她。

那烤饼大妈笑笑,说:“孩子,你既然这么懂事,还是应该先感谢你的后妈。我仅仅是给你两个烤饼一碗水。想想看孩子,你后妈养你这么多年,到你做了多少顿饭哪!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大妈说的“养”字,倒让媛媛听在了耳朵里。一个“养”字,好像要包括很多很多,给你做饭,给你穿衣,给你呵护,给你上学等等。虽然是后妈,可她哪一顿也没少我吃饭呀?今天我半天不吃饭,就饿成这样,妈死了七八年了,要是后妈不给我做饭,我不饿死了吗?……

媛媛想着,慢慢往家走着,走到天黑,走到门前的路口,忽然听到街巷里传来后妈的喊声:“媛媛!你在哪儿!”

媛媛一听,眼泪就流出来了:“妈……”

连载

陆帆笑了笑,接着说:“第五,我要知道张亚平的举动,好吗?”

“好。你不是要顾海涛的消息吗,他今天中午和庆丰科技公司的人吃饭,那家公司就是于志德的二奶开办的。她叫张庆,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平,一个叫张丰,张丰还在上大学,所以主事的就是她和大弟弟张平,姐弟俩感情不错。”

“他们约在哪儿?”

“美凯达酒店。”

顾海涛根本没有想到陆帆会来找他,而且就在他现在所在的美凯达大酒店。

“陆总,到底有什么发财的好事儿啊,说出来让兄弟听听。”

“晶通项目大约一共7个亿,赛思与SK正在暗暗较劲,瑞恩这几年虽然也有规模,但想上个大台阶,肯定是要盯上这块蛋糕,你是主力销售,单子安在你的头上,你估计能拿下多少?”

“陆总,”顾海涛嘿嘿一笑,“我怎么能估计得到。”

陆帆叹了口气:“我是瑞恩出来的,你现在的瑞恩的主力销售。不是我卖个老前辈的姿态,海涛,我是真的能帮得上你,这才来找你。也许,这就是人吧。”

顾海涛不出声地听着,陆帆到底搞什么鬼?陆帆接着说:“晶通这笔生意,我们只打算做5个亿,另外2个亿,里面一大部分是售后开发服务,我们打算分出去。”

“什么?!”顾海涛先是一惊,继而一喜,接着又疑惑起来:“赛思的人头贵,售后服务的成本高得离谱,分出去包到外面是不新鲜,不过那也要等拿下项目来扒层皮再包出去啊。要怎么,你们吃不下?”

“吃不下,”陆帆用手捏了捏,做出数钞票的模样,“但是我说它吃不下,它也就可能吃不下。”

顾海涛释然了,难怪他巴巴地找来了,原来是想从7个亿里分出一部分好处,2个亿啊,这可不是小数目,何况还有3年的后续服务。可是天上不会掉馅饼,陆帆为什么找上了他?陆帆瞄了他一眼,说:“可是别的公司,我真不敢做。”

“可是我真是从瑞恩出来的,瑞恩部分产品又合适,这一来有些事儿就好操作了,二来也不会惹闲话。但是这事儿也有不好的,你心里应该有数。”

“行,”顾海涛一拍大腿,“您开个价。”

“我要四六分,”陆帆说,“我四,瑞恩六。”

源交换的关系游戏,划好线跟对人基本功,位置越高掌控的干部越多,也就越能玩转关系。他自付自己在奥地中心项目上并没有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没有人能在这一点上扳倒自己,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女人了。

好色,是马守节的软肋。在企业当头儿的时候,马守节最初的业余爱好是夜总会鸳鸯燕,打情骂俏的消遣,官当大以后再去那些场所就不太方便,何况职业小姐那为钱献身的“行活儿”经历多了成为例行公事,就跟平时开会做报告一样味同嚼蜡。

后来发现很多女人主动住身上靠,刚开始他也以为自己成熟男人的魅力使然,但很快就顿悟过来,明白不过是另一种交易,就坡下驴宰了几回,他很快就成了个中高手。

当他们的车拐进一个有卫兵站岗的灰墙小院,进入看起来好似一个简陋普通的政府招待所套间的客房,马守节终于意识到他的“双规”生活正式开始了。

等马守节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坐定,一位负责人主动倒杯水递给他,然后坐在对面很客气地抛出第一个问题:“我们敲打窗户说亮话吧,您也知道双规是件严肃和慎重的事情,要是没有什么证据也不敢请您到这里来。不过还是希望您能主动些,如实聊聊您在任上有什么出格的事情。”

马守节端起茶杯的手有些微微颤动,“我管的这块工作是很多人眼中的肥缺,比如奥地中心这一个项目,上上下下盯着的就有无数家,而且都是通天的背景关系。这些人的我我可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收过,但吃吃喝喝场面上的应酬确实不少,我知道这些超标的消费行为都是违反纪律的,但我也是不敢得罪这些神仙哦。”

说着他抬眼偷偷瞥一眼对方的脸色,却仍是冷冷的矜持着不动任何声色。

奥地中心项目的原建设方葛氏兄弟为了重新拿回被政府拍卖的地块,曾经私下送给马守节一个公文密码箱的礼金,估计至少有百八十万。马守节没敢收,当面就让他拎回去了。后来接到个匿名电话,说是在某某酒店拿到了马守节搞女人的证据,要他在奥地中心项目归属权上仔细掂量一番。马守节当时就有些恼怒,觉得葛达裕整这套下三烂的伎俩实在是上不得台面,幸亏当初没有跟他搅和到一起,老玩这种不入流的江湖套路怎么能成大的格局

26



北京诱惑

崔曼莉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北京诱惑

20